

跋一之跋一百三

漢永康元年

金石錄

四册 弓十一之弓十五 跋



庚申四月初
六至浴佛日
止校正

金石錄卷第十一

長洲竹塘過於飛全訂
丹陽拓菴賀

宋東武趙明誠編著

跋尾一

三代

古器物銘第一 古鐘銘

方鼎銘 鬲鼎銘

古器物銘第二 祖丁彝銘

古器物銘第四 周獻銘 秦鐘銘

古器物銘第五 文王尊彝銘 楚鐘銘 宋公緜餗鼎銘

古器物銘第六 商伯敦銘 簠銘 周姜敦銘

古器物銘第七 大夫始鼎銘

金石錄目

卷十一

雅雨堂

古器物銘第一

古鐘銘

右古鐘銘五十二字藏宗室仲爰家象形書不可盡識以其書奇古故列於諸器銘之首後又得一鐘銘文正同一鐸銘字畫亦相類皆錄於後

方鼎銘

右方鼎銘藏岐山馮氏張侍郎舜民云夏時器也字畫奇怪不可識

蠆鼎銘

右蠆鼎銘藏祕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云即古

文蠆字

祖丁彝銘

右祖丁彝銘藏蔡肇天啓舍人家呂氏考古圖載李氏錄云祖丁者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余案夏商時人淳質皆以甲乙為號今世人所藏彝器銘文如此類甚眾未必帝祖丁也李氏名公麟字伯時父有古器圖一卷行於世云

古器物銘第二

兄癸彝銘

右兄癸彝銘藏潁昌韓氏蓋底皆有銘凡商器款識多

者不過數字而此器獨二十餘字尤為奇古

古器物銘第四案別本於此上漆寫古器物銘第一條者誤也其所藏金石刻甚

多豈皆有跋乎

獻銘

右獻銘案真宗皇帝實錄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有四足案謝本無有字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獻中正引說文獻甑也又引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晉侯賜子產二方鼎云此其類也余嘗見今世人家所藏古獻形製皆圓而此器其下正方故中正等疑為方鼎之類

然方鼎與獻自是兩器名今遂以為一物非也楊南仲讀為中音仲

秦鐘銘

右秦鐘銘云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以為太史公史記於秦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而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莊案莊公時作也案莊俱各本案莊據本紀自襄公為始則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為景公也余案秦本紀自非子為周附庸邑於秦至秦仲始為大夫仲死子莊公伐破西戎於是予之案予之

照史記改 阮本作莊

阮本作予之

金石錄

卷十一

三

雅雨堂

金石錄 卷十一
記作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邱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
復予襄公代立大戎之難襄公有功周室於是平王
公卒子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
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
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而詩美襄公亦以能取
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蓋秦仲初未嘗稱公莊公雖追
稱公然猶為西垂大夫未立國至襄公始國為諸侯矣
則銘所謂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者當自襄公為始然則
銘斯鐘者其景公歟

周敦銘

右周敦而下器銘五皆藏御府初皇祐間修大樂有旨
付有司攷其聲律製度而模其銘文以賜公卿楊南仲
為圖刻石者也然其器尋歸禁中故模本世間絕難得
余所藏公私古器款識略盡蓋獨闕此求之久而不獲
有董之明子上者家藏古今石刻甚富適有此銘因此
遺余之明云即皇祐賜本也

古器物銘第五

文王尊彝銘

石文王尊彝銘紹聖間宗室仲忽獲此器以獻有旨下
祕閣考驗而館中諸人皆以為後世詐偽之物不當進

於御府於是仲忽坐罰金然其器猶藏祕閣初仲忽以器銘上一字與小篆鹵字相類遂讀為魯因以文王為周之文王曰此魯公伯禽享文王廟器也其言頗近乎夸故當時疑以為偽然茲器製作精妙文字奇古決非偽物識者當能辨之惟遂以為魯公器者初無所據爾

宋公緜餗鼎銘

右宋公緜餗鼎銘元祐間得於南都藏祕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緜者莫知其為何人也

寶甌鐘銘

右寶甌鐘銘藏太常凡四鐘款識竝同初景祐間李照

脩雅樂所鑄鐘其形皆圓與古製頗異時又別詔胡瑗自以管法製鐘磬會官帑中獲此鐘其形如鈴而不圓馮元等按其款識以為漢魏時器於是令瑗倣其狀作新鐘一縣十六枚然不獲奏御但藏諸樂府而已今按此銘文字皆古文為周以前所作無疑而元以為漢魏時器蓋失之矣

楚鐘銘

右楚鐘銘政和三年獲於鄂州嘉魚縣以獻字畫奇怪友人王壽卿魯翁得其墨本見遺銘文云楚公下一字不可識必其名也其自作按楚自周成王時封熊繹以子男田居楚至

熊渠乃立其三子為王後復去其王號至熊通始自立為楚武王則是楚未嘗稱公不知此鐘為何人作也

古器物銘第六

毛伯敦銘

右毛伯敦銘凡四其一惟蓋存藏劉原父家其一底蓋具藏京兆孫氏其一不知所從得銘文皆同原父釋足下一字為鄭案謝本足誤作祝遂以為司馬遷史記所載毛叔鄭器曰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文武時器也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而呂氏考古圖釋為邾皆莫可考

簠銘

右簠銘本兩器底蓋皆有銘文悉同其一原父以遺歐陽公案集古錄以中上一字為張字引詩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曰此周宣王時張仲器也呂大臨考古圖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為鉅張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
長睿東觀餘論云張其勿反非張字

匜銘

右匜銘劉原父既以前一簠為張仲所作又以此匜為張伯器曰仲之兄也尤無所據原父於是正之學號稱

以鉅作張亦亦要
博古圖作鉅

精博惟以意推之故不能無失爾

商雒鼎銘

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云雒十有四月蔡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常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周姜敦銘

右周姜敦銘本二器其一原父以遺歐陽公伯下一字集古錄讀為同曰此書所載伯同穆王時人也而呂氏考古圖訓作百皆未詳案書畫譜作考古圖訓作首

古器物銘第七

大夫始鼎銘

右大夫始鼎銘案說文對字本從口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從士今驗茲鼎銘及周以後諸器款識對字最多皆無從口者然則古文大篆固已不從口矣又疑李斯變古法作小篆對字始從口至文帝復改之耳然書傳不載未敢遂以為然也

古今石文十字多作
在字用

仿古圖作伯景然
其文字實似百字
在此亦以

季嬭彝銘

右季嬭彝銘藏洛陽趙氏銘字畫與大篆小異蓋古文也當是周初接商時器余徧閱商周諸器銘所謂古文者大率如此而唐人所書皆別作一體筆畫疎瘦與彝鼎間字絕異雖李陽冰亦為之不知何所依據余以謂學古文當以彝鼎間字為法案葉本以謂下

金石錄卷第十二

跋尾二

三代 秦 漢

古器物銘第八 父丙彝銘 宋君夫夫鼎銘

古器物銘第九 敦銘 宋穆公孫盤銘 散季敦銘

古器物銘第十 井伯敦銘

古器物銘第十一 鼎銘

古器物銘第十二 楚鐘銘 中姑匱銘 車敦銘

古器物銘第十三 齊侯盤銘

古器物銘第十四 秦權銘 汾陰侯鼎銘 銅釜銘
武安侯器銘 周陽家鐘銘

上林供官銅鼎銘 平周金銅鉦銘

古器物銘第十五 谷口銅甬銘 律管銘

古器物銘第八

父丙彝銘

右父丙彝銘舊藏祖擇之舍人家後歸故人王傅唯蓋存已破闕此周器也而猶稱父丙者當是周初接商時器

宋君夫人鼎銘

右宋君夫人鼎銘其文云宋君夫人之餼釘鼎呂氏考古圖云藏祕閣今乃在宗室仲爰家而祕閣所藏自有

宋公繇鼎蓋考古之誤也

古器物銘第九

敦銘

右敦銘藏宗室仲爰家銘文凡二百餘字余所錄諸器銘文字之多無踰此者

宋穆公孫盤銘

右宋穆公孫盤銘元祐間臨淄縣民於齊故城得數器此其一也藏趙元考內翰家驗其文蓋送女器

散季敦銘

右散季敦銘藏長安呂微仲丞相家底蓋皆有銘考古

圖以太初歷推之為武王時器未知是否又云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者亦何所據哉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古器物銘第十

井伯敦銘

右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某父即位井伯右內史冊命錫赤帑對揚王休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古器銘文字難盡通故時有斷續不可次第處今此銘四十餘字所不識者一

霸假古字同字

字而已因并載其語按左氏春秋傳有井伯然古人姓名或有同者未可知也師下一字不可識

古器物銘第十一

鼎銘

右鼎銘藏蜀人鄧氏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頌詩刻石猶如此

古器物銘第十二

楚鐘銘

右楚鐘銘藏方城范氏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下一字不可識

章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為章然則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也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雄楚尤強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鐘背又有兩商字一穆字其義未曉案何氏焯云惟稱王僭耳諸侯在國者各自改元不得責其不用正朔也又案顧氏炎武辨之綦詳見金石文字記

中姑匜銘

右中姑匜銘與後兩器皆藏李伯時家初伯時得古方鼎遂以為晉侯賜子產者後得此匜又以為晉襄公母偏姑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於今者皆可寶何必區區附託書傳所載姓名然後為奇乎此好古者之蔽也

車敦銘

右敦銘其文云作旅車敦莫詳其義

古器物銘第十三

齊侯盤銘

右齊侯盤銘政和丙申歲安邱縣民發地得二器其一此盤其一匜也驗其文蓋齊侯為楚女作

古器物銘第十四 秦漢器

秦權銘

右秦權銘今世人家所藏秦權至多銘文悉同余所得

者凡四銘此銘字行其二不知所從得其一藏王禹丞相家皆銅權也其一近歲出於濟州以石為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載祕閣校理文同家有二銘其一乃銅鑲上有銘循環刻之不知為何器余嘗考之亦權也按班固漢書律歷志五權之制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注以謂錘之形如環也然古權亦有與今稱錘相似者蓋形製不一各從其便爾

汾陰侯鼎銘

右汾陰侯鼎銘舊藏劉原父家今歸御府按漢書周昌

以高祖六年封汾陰侯至其孫國除

銅釜銘

右銅釜銘云長信賜館陶家按漢書外戚傳竇皇后女嫫封館陶長公主又百官公卿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注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則曰長樂少府然則景帝時宮名長信則竇太后居是宮無疑銘雖無年月然知其為竇太后賜館陶公主亦無疑也

武安侯器銘

右武安侯家器銘不知所從得按漢書景帝後三年封

田蚡武安侯又楚思王子愷元壽元始中再封武安侯
案元壽當銘無年月未知果誰所作又按帝紀楚懷王
作建平嘗封高祖為武安侯然驗其刻畫疑非高祖時器

周陽家鐘銘

右鐘銘藏歐陽公家其器壺也銘云畔邑家令周陽家
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第四十云

上林供官銅鼎銘

右 上林供官銅鼎銘不知所從得銘有監工李負芻按
後漢人絕無二名者此鼎蓋西漢器也案二名別本作
羊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此文所本也
何氏焯云後漢人自有二名但少耳

此鐘字當作鐘
鐘字古字鐘故
鐘字鐘而產鐘之鐘
鐘

平周金銅鉦銘

右銅鉦銘云平周金銅正案一鉦重十六斤八兩背文云

平定五年受園陰士大夫頗疑前代年號無為平定者
余嘗考之蓋非年號也按西漢書地里志平周平定園
陰三縣皆屬西河郡園陰漢惠帝五年置此鉦先藏平
周後歸園陰復以授平定故再刻銘爾所謂五年當是
景帝以前未有年號時也前世既無平定年號而三縣
皆隸西河故知其如此又漢書地里志園陰王莽改曰
方陰顏師古云園字本作園縣在園水之陰因以為名
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園今有銀州銀水即

金石錄 卷十二 六
是舊名猶存但字變爾其說出於酈道元注水經今按
茲器漢時所刻乃為園字然則師古何所依據遂以為
園乎恐亦臆說也

古器物銘第十五

谷口銅甬銘

右谷口銅甬銘舊藏劉原父家一器而再刻銘歐陽公
集錄金石遺文自三代以來法書皆備獨無西漢文字
求之累年不獲會原父守長安長安故都多古物奇器
原父好奇博識皆購求藏去案去與棄同最後得斯器及行
鐙博山香鼎模其銘文以遺歐陽公於是西漢之書始

傳於世矣蓋收藏古物實始於原父而集錄前代遺文
亦自文忠公發之後來學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
之力也

律管銘

右律管銘藏晁无咎學士家云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
朔日制按晉書律歷志律古以竹或玉為之至平帝時
王莽始易以銅又漢書莽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
年正月之朔二說皆合也

金石錄卷第十二

金石錄

卷十三

七

金石錄卷第十三

跋尾三

三代 秦 漢

安州所獻六器銘

齊鐘銘

家藏古器物銘上 父乙彝銘 爵銘

家藏古器物銘下 孟姜盟匣銘 田鼎銘

石本古器物銘

吉日癸巳字 共

石鼓文 共

金石錄

卷十三

雅雨堂

秦詛楚文 二五号世

玉璽文 世

秦泰山刻石 世二

秦琅邪臺刻石 世四

秦之罘山刻石 世五

秦嶧山刻石 世六

安州所獻六器銘

右六器銘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之自言於州州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圓鼎二甌一皆形製精妙款識奇古按此銘文多者至百餘字其義頗難通又稱

作父乙父已寶彝若非商末即周初器也

齊鐘銘

右齊鐘銘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百字今世所見鐘鼎銘文之多未有踰此者驗其詞有餘一人及齊侯字蓋周天子所以命錫齊侯齊侯自紀其功勳者初鐘既出州以獻於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倣此銘刻石既非善工而字有漫滅處皆以意增損之以此頗失真今余所藏乃就鐘工摹拓者最得其真也

家藏古器物銘上

父乙彝銘

右父乙彝銘其器鼎也而謂之彝者按說文彝宗廟常器然以古器款識考之商以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為彝其銘與諸器始分矣此鼎蓋商器云

爵銘

右爵銘大觀中濰之昌樂丹水岸圮得此爵及一觚按考工記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氏云豆當讀為斗而漢儒皆以為爵一升觚二升今

此二器同出以觚量之適容三爵與考工記合以此知古器不獨為翫好又可以決經義之疑也

戟銘

右戟銘其器得於青之益都傍枝為鉤形製作甚工與今世人家所藏古戈戟形製不同按揚雄方言戟其曲者謂之鉤子案今方言鉤子作鉤鉤郭璞注曰即今鷄鳴句子戟也春秋左氏傳欒樂車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呂氏春秋晏子與崔杼盟直兵造匈匈兵鉤頸高誘注曰句戟也賈誼過秦論云鉤戟長鍛此戟蓋古所謂鉤戟也

家藏古器物銘下

孟姜盥匜銘

右孟姜盥匜銘余所錄古器款識有叔匜銘匜字作鈺後又得伯公父匜銘字作盥今此銘作盥蓋古書不必同文然三字意義皆通

田鼎銘

右田鼎銘云自作田鼎疑田獵所用也

漢廩邱宮鐙銘

右漢廩邱宮鐙銘得於澶淵云廩邱宮銅鐙重二十斤八兩甘露三年工郭從都史李定造蓋宣帝時物也所

謂廩邱宮者不見於史蓋秦漢離宮別館所在有之故史家不能盡記廩邱在漢屬東郡

石本古器物銘

右石本古器物銘余既集錄公私所藏三代秦漢諸器款識畧盡乃除去重複取其刻畫完好者得三百餘銘皆模刻於石又取墨本聯為四大軸附入錄中近世士大夫間有以古器銘入石者然往往十得一二不若余所有之富也

吉日癸巳字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

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姑錄之以待識者

石鼓文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摩滅者十猶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文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羸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

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以謂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秦詛楚文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解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蹟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今盡錄二家所釋於左方俾覽者詳焉

玉璽文

右玉璽文元符中咸陽所獲傳國璽也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見

遺焉案李誠別本作李誠

秦泰山刻石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此山兗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苕公模刻于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為四面其三面稍摩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

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

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軺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陞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翫其字畫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

篆譜云案金石文字記云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請二十九字在臣昧死請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之東廡

秦琅邪臺刻石 世

右秦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榻刻石即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訛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為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

秦之朶山刻石 世

右古秦之朶山刻石按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朶

山凡刻兩碑今皆摩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真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之朶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

秦嶧山刻石 世

右秦嶧山刻石者案別本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置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

六刻者鄒嶧泰山
張邠碣石而之累存
刻也唯鄒嶧與初
登之累無文

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摹之餘然亦自可貴云

金石錄卷第十三

金石錄卷第十四

跋尾四

漢

漢陽朔埽字共

漢居攝墳壇刻石二共

漢巴官鐵量銘四

漢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四

漢南武陽功曹闕銘四

漢王稚子闕銘四

漢謁者景君表四

漢謁者景君碑陰 四十七

漢鄭令景君闕銘 四十八

漢麟鳳贊并記 五十一

漢國三老袁君碑 五十二

漢西嶽石闕銘 五十三

漢張平子碑 五十四

漢張平子殘碑 五十五

漢北海相景君碑 五十六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五十七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五十八

漢武氏石闕銘 五十九

漢費亭侯曹騰碑 六十

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 六十一

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六十二

漢祝長嚴訢碑 六十三

漢從事武梁碑 六十四

漢平都侯相蔣君碑 六十五

漢陽朔博字

舊作壺壁 葉本作壺 錄按以壺壁

右漢陽朔博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正朔始造設已所行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

所謂尉府壺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曉其為何等語

漢居攝墳壇刻石二

右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一云祝其縣卿墳壇案謝本無縣字此疑衍皆居攝二年三月造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為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名日易故史家不能盡紀也其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

漢巴官鐵量銘此盆色類丹砂魯直石刻云其

平七年弟二十七酉余紹興庚午歲親見之今在巫山縣治韓暉仲云案魯直誤以斤為戊趙氏作三百五斤疑脫一十字

呼阮李作注 注似誤

右漢巴官鐵量銘云巴官永平七年三百五斤弟二十

七前代以永平紀年者凡五漢明帝晉惠帝後魏宣武

李密偽蜀王建惟明帝至十八年其他皆無及七年者

以此知為明帝時物也此銘王無競見遺

漢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

右漢路君闕銘二其一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永平

八年四月十四日庚申造其一云故豫州刺史溫令元

城令公車司馬令開陽令謁者議郎徵試博士路君不

知為何人按漢書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

往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又任延嘗為會稽西

靈帝時創設為會稽東部都尉應劭漢書儀
曰有制職郡時宜所制事注罷
何云此注為在都都尉不知創設在前
不獨此注也

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當時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
史不載爾案何氏焯云前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
部都尉東部以東都所置其見於史者惟張
耳

漢南武陽功曹闕銘

右漢南武陽功曹墓闕銘云南武陽功曹鄉嗇夫又云
以為國三老又云章和元年其它族系名字皆摩滅不
可考究墓在今沂州有兩闕其一元和中立文字尤殘

闕難讀案其一下別本有銘字

漢王稚子闕銘

右漢王稚子闕銘二其一云漢故先案靈侍御史河

光

漢書河內郡在溫縣
無以內取而謂河內
也今者謂河內郡
也今也史亦嘗誤

內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兗州刺史洛陽令王
君稚子之闕按范曄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
溫令而刻石為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
然則闕銘蓋和帝時所立也

漢謁者景君表

右漢謁者景君表其額題漢故謁者景君墓表而其文
云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謁者任城景君卒其他文
字摩滅時有可讀處皆斷續不復成文矣元初安帝時
年號也此在漢時石刻中殘缺為甚特以安帝以前碑
碣存者無幾不可棄也故錄之

漢謁者景君碑陰

右漢謁者景君碑陰其前題云諸生服義者又云義士北海劇張敏字公輔弟子濟北荏平甯尊字伯尊凡十五人皆完好可讀云

漢郊令景君闕銘

右漢郊令景君闕銘云維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郊令景君卒又云君存時恬然無欲樂道安貧信而好古非法不言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又云三司聘請流化下邳又云司空太常博士竝舉高經君為其元假涂郊城姦邪洗心又云

元首也假陰字見別碑

被病喪身歸於幽冥門人服義百有餘人按漢人為景君刻銘本欲傳於不朽而不著其族系名字何哉

漢麟鳳贊并記

右漢麟鳳贊其上刻麟鳳像各為贊附於下又別有記

云永建元年秋七月辨七字筆畫類十字蓋石本殘缺難辨秋無十月當讀為七也案婁機

漢隸字源云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二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十字義皆作七山陽太守

河內孫君新刻瑞像麟鳳最後有銘銘凡五句句九字

按漢史安帝時頻有鳳凰麒麟之瑞而順帝永建中則

無之不知孫君刻此碑何謂也案顧氏藹吉云其小篆

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掾夔造新刻瑞儀麟鳳比此文為詳故錄之

漢國三老袁君碑

袁生印漢初從于劉
項之間者也

右漢國三老袁君碑按元和姓纂云袁幹封貴鄉侯始居陳郡為著姓八代孫良生昌璋昌生安璋生滂為司徒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袁生元孫幹封貴鄉侯八世孫良二子昌璋昌成武令生安璋生滂以此碑及後漢書攷之姓纂與唐表殊為踈謬袁安列傳云安祖父良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建武中至成武令今據此碑良以永建六年卒相距蓋百餘年以此知非一人無疑又安以永元四年薨良之卒乃在其後三十九年以此知非安之祖亦無疑也蓋安汝南汝陽人滂乃陳郡扶

按漢書袁闓乃安
之玄孫漢紀袁滂則
闓之孫也蓋安之後自
汝陽遷陳國耳

以遠乃袁傳當以此

樂人其鄉里族系亦自不同而安與滂相去歲月甚遠不得為從父兄弟明矣豈二人之祖其名偶同遂爾差謬邪又此碑與李利涉編古命氏皆云良幹五世孫而姓纂唐史皆以為八代孫碑云幹袁生之曾孫而唐史以為元孫諸書皆云幹以討公孫勇功封為貴鄉侯而碑獨作公先勇又云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者皆莫可考安列傳稱祖良為成武令而唐史謂昌為此官者疑唐史之誤也又酈道元水經注扶溝城北有袁梁碑云梁陳國扶樂人事與碑合惟水經誤以良為梁爾袁氏自漢以來世為著姓安與滂皆一時顯人而諸書於

其族系錯謬如此以此知典籍所載其失可勝道哉

漢西嶽石闕銘

右漢西嶽石闕銘云永和元年五月癸丑朔六日戊午
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為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
二尺其後為韻語文詞頗怪又字多假借時有難曉處
永和漢順帝晉穆帝姚泓皆有此號穆帝時華陰不屬
晉以此碑字畫驗之恐非姚泓時蓋漢刻也又按晉書
載記姚興與泓傳本朝宋莒公紀年通譜皆云泓以義
熙十二年即偽位改元永和獨帝紀作十一年未知孰
是因考永和年號并記之案通鑑考異云晉本紀三十
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

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皆云十二年案後魏書
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元年故晉本
紀三十國春秋皆由鴻而誤

漢張平子碑

右漢張平子碑按漢書列傳云平子永元中舉孝廉連
辟公府不就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而
碑乃云舉孝廉為尚書侍郎傳云再遷為太史令而碑
乃一遷碑云遷公車司馬令遂相河間而傳不載其為
公車司馬令傳云在河間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
乃卒而碑不載其為尚書此數事皆當以碑為據惟傳
云順帝初再徵為太史令其事見平子所為應間可信

不疑而碑無之豈平子初嘗罷免後復拜此官而碑不書歟

漢張平子殘碑

右漢張平子殘碑政和中亡友劉斯立以此本見寄云其石新得於南陽凡七十有二字今世所傳平子碑有兩本其一亡其首其一亡其尾以二本相補其文乃足此碑蓋後段之亡失者也字畫尤完好云

漢北海相景君碑

右漢北海相景君碑在濟州任城縣景氏在漢世為任城人今有三碑尚存余皆得之此碑最完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右漢景君碑陰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等六人名姓莫知其為何官又台邱不見於姓氏書惟見於此者兩人云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右漢敦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集古錄云漢班碑者蓋

王元祐制曰一叙修史材任郡縣史二即
修行之修州縣事三即石在史州
不取修之在石者官文少注也此碑
之刻猶有當作脩行身修矣

漢陵地名是遷姓名
惟年字記

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可見者君諱班爾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為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班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勲藏王府官族析分因以為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

漢武氏石闕銘

右漢武氏石闕銘云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

方綱按茂即天字趙作云祀

季季

孟季季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疾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痛傷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

漢費亭侯曹騰碑

右漢費亭侯曹騰碑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太后曰其遣費亭侯之國為漢輔藩而歐陽公集古錄乃言皇后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誤也按後漢書建和元年桓帝即位梁太后臨朝稱制蓋此碑所載遣

騰之國詔書乃梁太后非桓帝也東漢自安順以來闔
 豎尊寵用事往往封侯貴顯其後騰之孫操及其曾孫
 丕再世數十年憑藉勢力卒移漢祚而有之以此觀之
 闔豎用事之禍可勝言哉

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

右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余嘗讀范曄後漢書鄧騭傳
 有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饑章懷太子注以謂元二
 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下爲小二字後
 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賜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
 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

也其說甚辨學者信之今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
 殘橋梁斷絕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
 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案隸釋云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
 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
 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隸孟文
 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華陽國志云楊渙字孟文

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右漢吳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字開明而其名已殘缺又
 云永和二年舉孝廉除郎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
 長樂太僕丞永嘉元年喪母去官復拜郎中除吳郡府
 丞壽五十七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其可見
 者如此其他摩滅不能盡讀按後漢書志大長秋丞一

周禮也婦無至去人却成注云漢始大長秋序子中少府太僕二府主人其

人秩六百石本注宦者又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又有太僕二千石在少府上丞六百石案後書不見有太僕據志所載中宮及長樂宮官屬皆以宦者為之而以史傳及漢魏石刻參考如大長秋少府之類皆雜用士人今武君以孝廉為郎謁者郎中吳郡府丞皆非宦者之職然則兩宮官屬蓋亦雜用士人也

漢祝長嚴訢碑

右漢祝長嚴訢碑政和中下邳縣民耕地得之碑云惟漢中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治東宮星屬角房月建朱鳥中呂之均萬物慈射華澤青葱跂行蠕動咸守厥

常人物同受獨遭災霜顛實徂落壽不寬弘經設三命

君獲其央年六十九又云伊欺嚴君案謝本作伊欺非

成王諱訢字少通兆自楚莊祖考相承昭命道術案昭

招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又云幼為郡掾史會稽諸暨

尉烏程毗陵餘暨章安山陰長以病去官後為丹楊陵

陽丞案晉志丹楊縣下云丹楊山多赤柳故守春穀長

舉孝廉遷東牟侯相下邳祝長典牧十城所在若神其

後有銘銘為五言頗殘缺難讀云案漢無祝縣祝字下

屬東海東海有祝其縣疑此

漢從事武梁碑

春穀而好名

常以八弟之序見通典

右漢從事武梁碑云故從事武掾掾諱梁案掾釋不字
 綏宗掾體德忠孝岐嶷有異治韓詩闕憤傳講案憤謝
 兼通河洛諸子傳記又云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安衡門
 之陋樂朝聞之義又云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季夏三日
 遭疾隕靈其後有銘云懿德元通幽呂明兮隱居靖處
 休曜章兮樂道忽榮垂蘭芳兮身歿名存傳無疆兮其
 他刻畫皆完可讀文多不盡錄碑在濟之任城余崇寧
 初嘗得此碑愛其完好後十餘年再得此本則缺其最
 後四字矣

漢平都侯相蔣君碑

右漢平都侯相蔣君碑文字殘缺其名字官闕皆不可
 考惟其額題漢故平都侯相蔣君之碑而碑云年六十
 有五元嘉二年三月甲子卒爾有劉季孫景文者知名
 士與余先公有舊家藏金石刻千餘卷既沒其子不能
 保為一武人購得之其後余故人王偁定觀復得數百
 卷其中漢碑數本余所未有者悉以見贈此其一也

金石錄卷第十四

金石錄卷第十五

跋尾五

漢

漢孔子廟置卒史碑 六十六

漢東海相桓君海廟碑 七十

漢孔君碣 七十二

漢韓明府孔子廟碑 七十二

漢吉成侯州輔碑 七十四

漢州輔碑陰 七十五

漢州輔墓石獸膊字 七十六

漢郎中鄭君碑 七十九

漢丹楊太守郭旻碑 八十一

漢議郎元賓碑 八十二

漢孫叔敖碑陰 八十四

漢封邱令王元賞碑 八十五

漢王元賞碑陰 八十六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 八十七

漢王純碑陰 八十八

漢倉頡廟人名 九十一

漢成臯令任伯嗣碑 九十二

漢任伯嗣碑陰 九十二

漢平輿令薛君碑 九十四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九十七

漢孔宙碑陰 九十八

漢西嶽華山廟碑 九十九

漢老子銘 一百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 一百三

漢孔子廟置卒史碑

右漢孔子廟置卒史碑其前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奏章歐陽文忠公具載於集古錄其後又有魯相奏記司

守攝也下邑之長行長史也
以今之縣令署郡佐也

徒司空府文字尤為完好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
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
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
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
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
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
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
名狀如牒平皇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其詞彬彬
可喜故備錄之且以見漢時郡國奏記公府其體如此
也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

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

漢東海相桓君海廟碑

右漢東海相桓君海廟碑云惟永壽元年春正月有漢
東海相桓君又云熹平元年夏四月東海相山陽滿君
其餘文字完者尚多大略記修飭祠宇事而其銘詩有
云浩浩倉海百川之宗知其為海廟碑也桓君與滿君
皆不著其名莫知其為何人碑在今海州

漢孔君碣

右漢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殘
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按東漢自建武

以後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為永壽也

漢韓明府孔子廟碑

右漢韓明府孔子廟碑其略云君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相桓邊杞禁豈案豈當作豈

訛喜別本改修斷宅廟更造二輿所謂鹿者禮圖不載作壺皆非是

莫知為何器又據字書杞木皮可為索豈陳樂也亦非

器名皆不可曉故并著其語以俟知者余後見汝陽陳氏所藏古彝為

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者因其形而名之

案錢氏穀鈔本記其上云射禮有鹿中高一尺五寸為鹿形背設圍籥以納筭籌射畢以釋之器也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為獲者御矢恐即枝也其

有木旁正猶俎豆之為祖桓也

漢吉成侯州輔碑

右漢吉成侯州輔碑名字已殘闕其題額云漢故中常

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君之銘輔名姓見范曄後漢書

宦者傳以定策立桓帝與曹騰等七人同時封為亭侯

今此碑載當時詔書有云其封輔為吉成侯以此知其

名輔而鄜道元注水經云犍縣漢水南有漢中常侍長

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其詞云六帝四后是

謬是諷今驗其銘文實有此語獨以輔為苞蓋水經之

誤當取漢史及此碑為正

相疑印俎
見說文中句切
字借為豈豈豈
錢本記其上云射禮者為中高一尺五寸為鹿形背設圍籥以納筭籌射畢以釋之器也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為獲者御矢恐即枝也其有木旁正猶俎豆之為祖桓也

漢州輔碑陰

右漢州輔碑陰京兆尹延篤叔堅而下題名者凡四十餘人自東漢以後一時名卿賢大夫死而立碑則門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陰蓋欲附託以傳不朽爾今輔一宦者而碑陰列名者數十人雖當代顯人如延叔堅亦預焉有以見權勢之盛如此雖然區區挂名於此者亦可恥也夫

漢州輔墓石獸膊字

右漢州輔墓石獸膊字鄺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

丈許製作甚工右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逾年特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邨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

漢郎中鄭君碑

右漢郎中鄭君碑賈誼過秦論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顏師古曰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意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

州輔碑陰名字在石今移為其
 石之石字亦非蓋力仇字作蓋
 六字同

阮本上義下義與謝本同

亦誤矣今此碑有云推賢達善遂遁退讓詳其文義亦是
是遂巡之意案謝本義意然二字決非一音蓋古人用
字與後世頗異又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不知顏氏何
所據遂音遁為遂乎

漢丹楊太守郭旻碑

杜延年明習律令故曰
小杜律

右漢丹楊太守郭旻碑云君諱旻字巨公有周之裔也
又云治律小杜幼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謁者遷敬陵
園令廷尉左平治書侍御史獄刑無頗憲臺如砥以父
憂去官還拜郎中侍御史遭母憂服除復拜郎中治書
侍御史遷冀州刺史徵拜尚書是時淮夷蠢迪案迪疑當作連

字帝疇官綬策書褒厲俾守丹楊為政四年以公事去

官年過耳順寢疾瘖頽延熹元年十月戊戌卒其十二

月丙申葬微言絕矣諸子曷仰三載禮闋乃羣相與刻

石勒銘最後云昔君即世雖立碑頌裁足載字加有瑕

一字闕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於是從子故五原太

守鴻議郎某案此某字錢鈔及嗣孫某名殘懷祖之德

乃更刻石不改舊文蓋用昭明祖勳焉郭氏為陽翟著

姓自躬以來世以通法律顯名此碑所謂太尉公者禱
也

按初錄傳鴻言其日雖存付行
碑安仰及後子也

漢議郎元賓碑

右漢議郎元賓碑在今亳州姓名已殘闕所可見者云
字元賓魯相之孫又云舉孝廉除倉龍司馬衛尉察尤
異遷吳令視事二稔民用寧康州辟從事公車徵拜議
郎年四十八延熹二年二月卒使者臨弔賻贈特加其
餘文字完好者尚多惜其名氏皆亡也

漢孫叔敖碑陰

右漢孫叔敖碑陰云延熹二年案金石文字記云三年與目錄正同此二年誤也
書中夏之節政在封表期思長光視事一紀訪問國中
耆年素聞孫君楚時良輔又云博米遺苗曾元孫子考
龜吉辰五月癸卯宜以存廢可立碑祀招請諸孫都會

國右郭西道北處所顯好興上牢祭倡優鼓舞又云相
君有三嗣長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陵中子居三
下一字又云相君卒後十有餘世有勃海太守其後歷
叙子孫名字甚詳而文字斷續不可次第按期思長光
碑陰不載姓氏叔敖碑雖有之然已殘闕矣案碑云先
段君立石銘碑期思縣宰段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
光又為刻石則姓氏尚可考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送迎
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
異矣

漢封邱令王元賞碑

右漢封邱令王君碑其姓名已殘闕所可見者字元賞而已云察舉孝廉郎謁者考工苑陵葉封邱令而銘文亦有撫臨三國之語歐陽公集古錄云為苑陵丞者蓋誤以葉字為丞爾案隸續云歐趙皆以為王元賞予所得者却是元賓字畫分明非是測度其名仿佛是紹

漢王元賞碑陰

右漢王元賞碑陰載門生姓名有云右奔喪右斬杖三年予嘗謂聖人之制禮為可繼也無過與不及之弊務合於中庸而已禮曰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彼漢人為王君乃為斬衰之服於禮無乃過乎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

右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立桑欽水經云濟水北逕須句城西酈道元注濟水西有安民山山西有漢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按地里書須胸即今中都縣此碑在中都又其官與姓氏皆合疑其是也然以純為紛以延熹為中平則疑水經之誤案顧氏藹吉君以延熹四年卒五年始葬立碑此以為四年立亦非也

漢王純碑陰

石直石之價值也碑別助
其價也

右漢王純碑陰其前題門生人姓人名自東平馮定伯而下
文字完好可識者百九十餘人摩滅不可識者又九十
餘人字畫淳勁可喜其後題義士名云各發聖心共出
義錢碑碑石直刊紀姓名碑當讀為裨助之裨漢時墓
碑多其門生故吏所立往往各紀姓名於碑陰或載所
出錢數其非門生故吏而出錢者謂之義士今漢人為
王君出錢造碑而云各發聖心可謂陋矣

漢倉頡廟人名

右漢倉頡廟人名歐陽公集古錄云此碑有蓮勺左鄉
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水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

又有夏陽侯長殺祔侯長則是縣吏之名其字畫不甚
精又無事實可考姑疑其名號以侯知者爾按前漢書
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
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
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閒大夫
言其官裁有秩爾然則有秩蓋亦鄉吏名也

漢成臯令任伯嗣碑

右漢成臯令任伯嗣碑其首已殘闕其可見者云字伯
嗣南郡編人也其先蓋任座之苗胄又云舉孝廉除郎
中蜀郡府丞江州令以服去官為筑陽侯相延熹五年

淵淵十三州志云有秩蓋大夫得假半亭印

遷來臨縣其後歷叙政績又云遷君桂陽最後云都邑
謠詠甄勒勳績永昭於後碑在今汜水縣汜水在漢爲
成臯此碑蓋成臯令德政頌爾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八
年有桂陽太守任諱以此碑校之歲月相符又名與字
協知其名諱也

漢任伯嗣碑陰

右漢任伯嗣碑陰大觀初獲此碑寘於汜水輦運司廨
舍壁間余聞其陰有字因託人諷邑官破壁出之遂得
此本蓋漢碑有陰者十七八世多棄而不錄爾

漢平輿令薛君碑

右漢平輿令薛君碑文字完好云惟延熹六年春二月
平輿令薛君卒烏虜哀哉吏民其咨咨君之德乃建碑
石於墓之側其後有銘三百餘言敘述甚詳惟不載其
名字世系故莫得而考焉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孔宙北海父也見後漢書融列
傳又據桓帝紀泰山都尉元壽元年置延熹八年罷宙
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案隸釋云宙以
卒碑以次
年七月立

漢孔宙碑陰

右漢孔宙碑陰門生有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按氏族書如姓苑姓纂皆無捕姓獨見於此碑爾

漢西嶽華山廟碑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歐陽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唯見於此碑爾余按班固漢書地理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於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

漢西嶽華山廟碑

此碑見於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唯見於此碑爾余按班固漢書地理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於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

漢老子銘

右漢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蓋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有曰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世云此碑是也今驗其詞乃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所立未知甫所記是此碑否而本朝周越書苑遂以為韶撰文而邕書初無所據碑言孔子學禮時計其年紀聃以二百餘歲聃然老旌之貌也而史記言諡曰聃按古諡法無聃字又碑云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今以年表及世家考之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實靈王二十一年未知孰是史書周太史儋事云孔子死後百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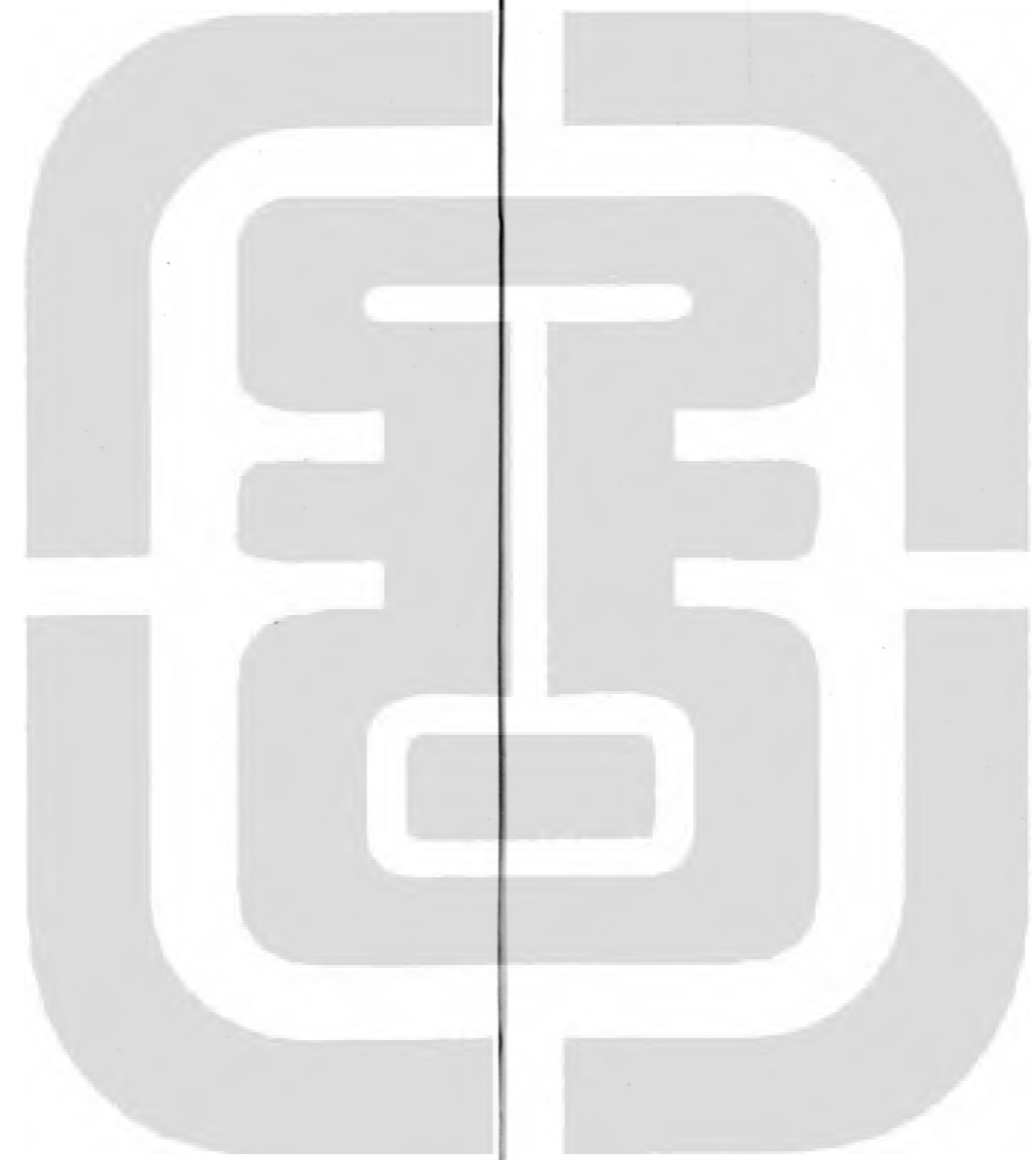
何云此本為漢碑之遺人移之耳
碑以墓誌不不為易名

金石錄 卷十五
年徐廣注曰實一十九年今此碑所書正與史合不知徐廣何所據也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

右漢度尚碑其首題曰漢故荊州刺史度侯之碑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一字闕之後又曰統國法度其下殘闕不可辨按元和姓纂度姓但云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又范曄後漢書列傳度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破長沙零陵賊以功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徵還京師以中郎將破賊胡蘭等復為荊州刺史後為遼東太守卒於官今以碑考之云封

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拜中郎將復拜荊州刺史以故秩居蓋未嘗為桂陽太守而曰卒於遼東者皆史之誤余每得前代名臣碑版以校史傳其官闕歲月少有同者以此知石刻為可寶也



金石錄

卷之五

三

